



第六章 泰兴《朱氏族谱》

(资善堂)



族範

五倫中君臣爲國之本父子兄弟夫婦家之本也家不可以不齊作齊家總範

自橋梓之辨明而父子之道立必教有義方斯家存風矩讀家人上九之爻識司馬居家之訓有威嚴以正已守禮法以治家訓子弟以讀書擇老成爲師傳嚴不至於夷傷慈不流於姑息父之範也爲子者當束髮授書之始卽習勿儀違結禱有室之年宜盡子職冬溫夏清毋失其時視膳問安毋廢乃事寒水何故而躍魚冬林何故而抽笋伯瑜何捧杖而悲曾子何受筆而

喜古孝子報恩罔極春戀庭闈不辭負米之勞敢忽循陔之義是故父爲子綱家範克立子承父志家道以興若欲遠離膝下不思戲綵於庭除罔知菽水承歡反顧椎牛于墓上嗚呼蓼莪誌痛風木含悲悔之晚矣至於父母所生惟兄及弟骨肉之恩手足之愛自當氣叶填篋情聯花萼古人之愛兄者多矣司馬君實之憂兄饑寒也晷刻不忘蘇穎濱之尋兄舊約也風雨對床古人之愛弟者亦多矣怡怡相得則如姜肱之爲長枕大被也綽綽有裕則如薛包之取瘠田老婢也能思競爽卽是家肥若至蠶生房閨禍起蕭牆弟用火攻固出下策民歌斗粟亦非

人情既屬同株莫截田家之樹况非異域寧爭卜氏之田務各盡友恭之誼以上慰祖宗之靈此兄弟之範也吾觀世之由合而分者兄弟由分而合者夫婦年齒長而情薄於兄弟妻子具而孝衰於父母人心澆漓可勝悼歎試思夫爲妻綱婦從夫行張湛則矜嚴好禮冀缺則相敬如賓是皆得性情之正絕燕昵之私者至於婦道克敦固以無違夫子爲先尤以孝敬舅姑爲重是以索忌司晨賢思戒且具酒留賓何嫌穿牖尋師場學且至斷機綢繆義切常懷割肉之恩仇儻情深絕少蒸梨之懼此夫婦之範也易曰夫妻反目惟不能正家故至此治家有道者

能使家庭聚順內外交和此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也爲子弟者尚其率由舊章監于成憲庶可爲家之令子族之完人且能全受全歸不愧見祖宗于地下矣可不戒與可不惕與

第一节 原文影印

第二节 规训内容

一、族 范

资善堂朱氏族谱中订有《族范》，“作齐家总范”，以规范族人的行为：

“五伦中，君臣为国之本，父子兄弟夫妇家之本也，家不可以不齐，作齐家总范。

自桥梓之辨（注：桥梓。【尚书·大传】桥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又桑梓，父之所树。【诗·小雅】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明，而父子之道立，必教有义方，斯家存风矩。读家人上九之爻，识司马居家之训，有威严以正己，守礼法以治家。训子弟以读书，择老成为师傅，严不至于夷伤，慈不流于姑息，父之范也。为子者，当束发授书之始，即习幼仪，逮结褵有室之年，宜尽子职，冬温夏清，毋失其时，视膳问安，毋废乃事，寒冰何故而跃鱼，冬林何故而抽笋，伯瑜何捧杖而悲，曾子何受箠而喜，古孝子报恩罔极眷恋庭闱，不辞负米之劳，敢忽循陔之义，是故父为子纲，家范克立，子承父志，家道以兴。若欲远离膝下，不思戏彩于庭，除罔知菽水承欢，反愿惟牛于墓上。呜呼！蓼莪志痛，风木含悲，悔之晚矣。至于父母所生，惟兄及弟骨肉之恩，手足之爱，自当气叶埙篪，情联花萼，古人之爱兄者多矣，司马君实之忧兄饥寒也，晷刻不忘，苏颖滨之寻兄旧约也，风雨对床，古人之爱弟者亦多矣，怡怡相得，则如姜肱之为长枕大被也；绰绰有裕，则如薛包之取瘠田老婢也；能思兢爽，即是家肥，若至衅生房闼，祸起萧墙，弟用火攻，固出下策，民歌斗粟，亦非人情既属，同株莫截田家之树，况非异城，宁争卜氏之田，务各尽友恭之谊，以上慰祖宗之灵，此兄弟之范也。吾观世之由合而分者，兄弟由分而合者，夫妇年齿长而情薄于兄弟妻子具而孝衰于父母，人心浇漓，可胜悼叹，试思夫为妻纲，妇从夫行，张湛则矜严好



礼,冀缺则相敬如宾,是皆得性情之正绝燕昵之私者,至于妇道克敦,固以无违夫子为先,尤以孝敬舅姑为重,是以索忌司晨贤思戒旦,具酒留宾,何嫌穿牖寻师勗学,且至断机绸缪,义切常怀割肉之恩,伉俪情深,绝少蒸梨之惧,此夫妇之范也。易曰:夫妻反目,惟不能正家,故至此治家有道者,能使家庭聚顺,内外交和,此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也。为子弟者,尚其率由旧章,监于成宪,庶可为家之令,子族之完人且能全受全归,不愧见祖宗于地下矣,可不戒与,可不勗与。”

谱有族范,取先正之格言懿行編集之,以启佑后人,欲世世子孙恪遵其训,毋敢或违为。凡子孙者,毋视为具文而忽之,作族范。

高忠宪先生曰:谱以谱其可知者而已,由可知者推而上之,何如也,祖也;由不可知之祖推而上之,何如也,天也。然则吾之身即亲也,即祖也,即天也;吾之兄弟、吾之宗、吾之族,皆亲也、皆祖也、皆天也。是故君子之孝没身焉,而已无不孝也,则无不敬也。方正学先生曰:察统系之异同,辨传承之久远,叙疏戚、定尊卑、收涣散、敦亲睦,非有谱焉。以列之不可,故君子重之。不修谱者,谓之不孝。孔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文公家训曰: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设立家祠,以为祖宗灵爽凭依之所,务必随时修葺,以妥先灵。凡遇时祭,子孙俱如期早集,不至后至者罚。敬谨执事,倘有誼哗,不遵礼法者,宗长即于祠堂前治之。

迩来富贵家之子弟,一种骄奢气习,靦面可憎。此等习气,任他子弟为之,我家子弟以质美而好读书者为上,性情近鲁而能力田者次之,否则,务经营权子母者又次之,至一切游戏征逐之事,不惟不敢亦不暇,如有子弟不务正业,流为下贱者,宗长即于家谱内除名,不许入祠与祭。族中有余者少,不足者多,一遇凶岁,不免流离,则义田其首务矣。昔范文正公尝言:宗族于我,诚有亲疏,然自宗祖视之,则均是子孙,我安得不恤?此真能心祖宗之心者。先人因仿文正公遗训,设立义田以赡贫族,法良意美,利泽无穷,后世子孙当奉行勿替焉。类族辨物,圣人之所慎也。先文公曰:祖宗只同此一气,子孙身在此,则祖宗之气在此,因有血脉贯通,所以,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为气不相关,故也,故族有以异性乱宗者永以为禁。



《族范》强调“父子、兄弟、夫妇，家之本也”，明确各种关系中各个具体人的职责。如父子关系，首先突出“父之范”，不是像一般家族的家训，一味强调不管父亲对不对，儿子要坚决服从。而是强调做父亲要有做父亲的样子，要负起做父亲的责任，要给后人树个榜样，不仅要“有威严以正己，守礼法以治家”，而且要“教有义方”，“训子弟以读书，择老成为师傅，严不至于夷伤，慈不流于姑息”。然后才是为子者，要“宜尽子职，冬温夏清，毋失其时，视膳问安，毋废乃事”。并举了四个古孝子的故事：寒冰何故而跃鱼，冬林何故而抽笋，伯瑜何捧杖而悲，曾子何受箠而喜，只有“父为子纲，家范克立”，才能“子承父志，家道以兴”。

接着讲了“兄弟之范”，兄弟骨肉之恩，手足之爱，举了司马光、苏颖滨爱兄，姜肱、薛包爱弟的故事，要后人“务各尽友恭之谊，以上慰祖宗之灵”。

最后讲了“夫妇之范”，夫妇要“相敬如宾”，妻子要“妇道克敦，固以无违夫子为先，尤以孝敬舅姑为重”。

《族范》的制定者认为，做到了这三点，则“孩知爱亲，长知敬兄，仕则尽忠，交则尽义，造于为圣为贤之域者”，才能从大义处做到“君臣为国之本”，做到“天心人事无不顺适自然”。也只有这样，资善堂朱氏家族这个“积善之家”，才能“必有余庆”，也才能“不愧见祖宗于地下”。

二、三戒说

一戒行过。人生圣人之后，读圣人之书，一举一动，皆有中正之规，合则是，越则非，若终日优游，不加省察，以至合者日少，越者日多，流连忘返，老不知悔，可不惜哉。不惟立身行己要事事合理，即与人共事，间彼有过，我亦不能尽归无过。至于处家庭尤难，古人云，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其间当行当止，在乎自己度量可也。

二戒言过。人非木偶，不能无言，惟彼此咸宜，出之简静，方许无失。若率意信口妄诞，必多或碍乎人或损乎己。出之易，追之难，可不慎乎。不惟切要之言，须归正义。即平常谈讌戏谑过多，殆觉无端。故古人云：“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难矣哉。”至于伤风败俗之言，说者可吻，听者适耳，溺谈无底，以消长日自谓可乐，而鬼神在旁，必暗加呵嚇，虽在密室，罪已

显然,尤宜审慎。

三戒心过。人非至圣,岂能一念不差,然伐邪归正,其权在我,须于疵芽方茁时即加剪除,如见可恶之物,焉有不弃而掷之者。然最可虑者,发念既非复生一念执以为是留变不欲割去积久心迷满怀,罪过杳不自知,所以古人云:上不愧于屋漏,正要人独居一室时,念念省察,使此心常如日月,不啻片云少翳,则发念自无差失,盖心为一身之主,百事之宗,苟有所失,言行俱非,可不慎哉。三戒中惟心戒为最难,不到纯一不已地位,此心焉能无过。然亦在乎人之立志耳,志既专则神自定、气自淳,心体自明,积久愈熟,自然无他适矣。如静坐一室中,心意既不妄起,及有感而动,或喜或怒,随应而发,静而思之。怒非所当怒,喜非所当喜,此皆静时涵养未纯故也,苟于静中心体细加检点,善者心铭,恶者心诛,久则诛者日少,铭者日多,以至于无铭无诛,此心浑然,天理自然,动静一体,此养心之法也。

三、七进修心说

初进淡。所谓淡者,不惟一己之衣食,一家之顺逆,宜置之淡然,即人情物理,世态低昂,一概淡若江水可也。至于声色货利,最易引此心入浓艳之乡。得者系恋,失者贪求,心为之蒙蔽,而不自觉,先贤云:贼心之物是也,苟于此地,能淡而又淡则圣人门户可循径而入矣。

二进宽。宽字与窄字,对照度量狭窄者,此心便为世役,自朝至暮,筹画经营,惟思应人接物,逐物趋名至心神竟无一刻休息,以方寸之区,纳亿万头绪于中,外加缠缚,终无出头日子。呜呼!以心害人乎人害心耳,好修之士将心中烦垢洗涤殆尽,复还本体,如天地之宽舒,春秋之和畅,则圣人之庭可望而登矣。

三进忘。人非大愚,则不能无意。一有意便值于有所,朝之所闻暮不能脱,暮之所见朝不能化。前者未曾脱化,后之闻见又来,闻见日多,脱化愈难,将此心结成垒块,而非我本来之心矣。余尝当无事时,闲坐一室中,茶一壶,香一炉,兀然竟日,自谓入于大忘之境也。及篱外呼人喝畜,便觉得耳;林间花气禽音,便觉可心,此皆心中纤翳未消,则嗜欲之芽犹茁也。比修者,须用一忘字为利剑,伐其翳斩其芽则圣室虽幽,岂难入之域哉。

四进真。所谓真者,乃天命本然之理,非学可造而至也。此身既生之



初,此理定完备于衷,孩子之啼饥号寒,何尝有半点虚诬。迨后,参以人为,真体便破,真体一破,财妄心渐炽,种种私意,助邪伐正,至令阳和之宇,翻为鬼魅之域矣。顾乾体刚健,遇风之阴,邪而成姤,此人心私欲侵长之候也,于此不慎,则入于剥之纯阴矣。坤体凝聚,得雷之阳,升而为复,此人心明且几希之时也。于此加谨则进乎乾之阳刚矣。所以得乾之至正,遇雷之至真,而为无妄,此无妄者,即人心之不偏不倚,至公无私之理也。所谓真者是也。

五进静。静有真境,非静坐一室之谓。苟静坐一室中,此心偶有所著,则去静体远矣。必到无私无欲地位,心如悬钟,廓然一空,睹闻方踈,精神未洩,自然天机活泼,与本来真元默会,此静之真境也。若夫此心未静,徒然闻户独坐,外物不来侵扰而心中傀儡自生此身之静也,非心之静也,经云:定而后能静,必心神既定,方可言静。夫静中境界元而又元,混沌沌纯。不可端倪,但觉心体洞然耳。

六进明。心体本明,所以至于不明者,非心之过,意为之害也。自嗜欲之意生,而心为意翳则指是为非,指非为是,昏暗不知久矣。故好修之士,既置此心于清静之域,则尘垢自消,如高台明镜,妍媸立辨,而于理欲之界,洞察了然。即朱子所云:一旦豁然贯通是也。正如云开见日,万象悉呈,魑魅无处藏身。此时,心体纤翳不留天真自会前日之非,今日之是,不必再加检,自无自欺之病也。于此可以见性矣。

七进性。性即天地间之理,我身未生,此理浑然于世,我身既生,此理湛然于私,至正无私,完备不缺,此性之体也,天命之谓性是也。孩知爱亲,长知敬兄,仕则尽忠,交则尽义,造于为圣为贤之域者,此性之用也。率性之谓道是也。至若盗蹠之害,正宁曰:非性,此乃后来血气之性,而非先天初赋之性也。气血之性日强,则先天之性日衰矣,凡人误为私欲所陷,日昏迷于气血之中,将初赋之性戕贼殆尽,以至所言所行,日与天违,堕而又堕,杳不自知,圣人不得已而有修道之教焉,修者,即修明此性中之理教者,所以教人复还此本然之性也,此性既复,则天心人事无不顺适自然,未发而中,既发而和,造乎圣贤之区矣。

第三节 谱中名人

一、朱宝明

资善堂朱氏族谱上生动地讲述了始祖朱宝明落户泰兴的故事：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秋,金兀术统兵南下,占领了建康,接着连破临安、越州、明州,宋高宗赵构一直逃到海上。

金秋时节,富庶的江南本应是稻浪起伏、硕果飘香的季节,却由于金兵蹂躏,满地烽烟,荆棘参差,一片荒凉。

满目萧条了无人烟的江南官道上,一行数十骑正问道兼程,他们是宋御史中丞朱宝明和他的随从,朱宝明奉高宗之命,“诣江左军营参谋帷幄”。

突然,远处荒村野渡处,一股杀气夹杂着马蹄声,传自古道西首。眺眼望去,只见尘烟滚滚中,大队金兵风驰电掣般疾涌而来,只不过转瞬功夫,就和朱宝明一千人马短兵相接,朱宝明的从骑为掩护朱而被金兵包围,朱宝明一人不识路径,仓皇间任马奔驰。奔跑了也不知多久,战马却猛然停住了脚步,朱宝明“凝眸视之”,已经来到长江边上,江上“白浪掀天,舟楫全无”,回顾身后,“金兵疾卷如风”而至,“相距仅十数丈矣”。朱宝明自知逃生无望,与其被敌人俘虏,受尽屈辱,不如葬身鱼腹,为国尽忠,遂纵马加鞭,冲向波涛汹涌的长江……

据泰兴《朱氏族谱》载:“(朱宝明)策马渡江,马竞渡登北岸。乐泰邑城南风景,遂居曹溪,名曰朱家巷。后代散居泰兴、靖江、如皋等地。”说的是朱宝明策马冲入长江后,吉人自有天相,竟平安抵达江北,他看到泰兴城南郊风景美丽,遂在此定居下来。(宋御史中丞始祖宝明公像)朱宝明的后代众多,后散居泰兴、靖江、如皋,以及江宁、昆山等地,有“五县共一祖”



之说。泰兴城有一句俗话：“朱家人多，张家官多”，讲的就是朱家人丁兴旺，子孙众多。

到了元代，朱氏家族在泰兴取得了骄人的仕宦业绩：

元代泰兴籍汉人进士仅为二人，都为朱氏家族后裔，其五世孙朱正言中延祐二年（1315）年进士，官扬州路总管；另有朱尚二，辈份及中进士年份俱失考，曾任推官。还有四世孙朱佑四，镇南王总管；五世孙朱德七，扬州路都总管；朱德十，总管；六世孙朱受七，都元帅；朱忠二，扬州路宣谕使；朱忠四，扬州路宣谕使；朱克章，怀远将军。

二、朱昶

明初，朱氏家族史上又出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朱昶。朱昶（1327—？），字明通，一字子溟，号雪江，在朱氏家族中称文一公。朱昶的伯祖正言（德四）公和祖父德七公都做过元扬州路总管，父亲忠二公为元扬州路宣谕使。朱昶秉性谨严持重，治学十分认真，成了一个有名气的文人。他的诗文非常出色，同邑茅誦称朱昶是“笔走龙蛇翻地轴，诗成锦绣抉天章”的“高才”。时值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需要大量人才到各级政府参加管理工作。洪武三年（1370），朱昶以儒士的身份被推荐给朝廷。洪武四年（1371）夏天，朱昶被任用为本县教谕（相当今县教育局长）。洪武后期，朱昶作为怀才抱德的人材被推荐参加廷试，此时的朱昶已为花甲之年了，谁知朱元璋对朱昶的应对言谈十分满意，并在鹤鸣楼赐宴以示褒奖。随后，朱元璋又将朱昶升任为秦王府（朱元璋儿子朱棣的府第，在今西安）纪善（正八品），不久又升任秦王府长史。朱昶上任后，正色立朝，忠心辅佐，屡屡向秦王提出好的主张，使秦王辖地治理得很好。

建文年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当上皇帝后，为了收买人心，加强统治，起用前朝德高望重的儒臣。他把朱昶召到京城，欲官以中书。朱昶推辞说：“臣为先朝服务了三十余年，眼下已经是精力疲惫，于当今皇朝当无所裨益，愿皇上能让臣如陶朱公范蠡一样，变换姓名，浮游江湖。”又给太傅上疏，请求回乡，把一把老骨头埋在泰兴。朱棣心知朱昶志不可夺，只好顺水推舟，赐给御书“资善堂”及白金、贵重的纸、华丽的丝织物，放他还乡，这样总算两全其美。为了感激皇上龙恩浩荡，从此泰兴朱氏家

族,包括迁居靖江、如皋等地的族人后裔,便均以“资善堂”作为家族的堂号,一直沿用至今。

三、朱熹

当年,为了稳定国家秩序,加强家庭和社会的凝聚力,拯救社稷,拯救国家,朱熹以弘扬理学为己任,奉行“格物致知、实践居敬”的教育理念,力主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内容的道德修养,力求重整伦理纲常、道德规范,重建价值理想、精神家园,并为此撰写了《朱子家训》。

《朱子家训》寥寥数百字,全面阐述了朱熹关于做人的准则:仁、义、礼、智、信。《朱子家训》倡导家庭亲睦、人际和谐、重德修身。字字珠玑,是朱熹治家、做人思想的浓缩。

(一)倡导家庭和睦

家庭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对每个人来说,家庭是人生的起点,也是休息和生活的港湾。上至社会名流,下至平民百姓,事业成功的背后,都离不开家庭的支持和帮助,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创造和睦的家庭生活,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人们追求的亘古不变的目标。

朱熹的《家训》从“慈、教、孝、友、恭、和、柔”诸方面对父子、兄弟、夫妻之间伦理道德关系做了重要论述,指出每个人在家庭中应尽的道德责任和相应的角色义务,构建了彼此关怀、相亲和睦的理想家庭图景。这些合理的思想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维护和巩固家庭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今天,对我们每个家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倡导人际和谐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来看,人类所追求的是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它要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统一,这与朱熹《家训》所推崇的为人处事之道有着极为相似之处。

朱熹在文中特别强调,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要坚持从自己做起,从我做起,人们无论贵贱贫富,年龄大小、高矮胖瘦,都要和谐相处。社会上的每个人如果都能这样做,那么就会建立一个和谐、文明、进步的社会。

(三)倡导重德修身

倡导重德修身是朱熹《家训》的又一重要思想。在朱熹看来,重视道



德修身就同“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不可不慎哉!”他还就如何重德修身提出了许多深含哲理的见解。他认为“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这句话是指对别人善恶行为所持的态度,对行恶的人要抑制,对行善的人要宣传表扬他。他还进一步指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其意思是指善事多么小也要积极而为,恶事多么小也不能为之。不要以为自己曾经做过善事而忽视小恶,就不拘小节。忽视小恶,让其存在和发展,就会变成大恶。不拘小节也会发展至变节;注意小节,细心修养,才能达到高风亮节。朱熹还认为,善心和恶念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心灵河流中,人之所以有善恶之别,只是各自内心所禀的气有清浊厚薄之分,内心禀清气厚者,为善的可能性大,禀清气薄者,为恶的可能性大。

朱熹还进一步指出:“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他认为,读“圣书”才可以修德,识礼义才可以养气。人因读书而美丽,人因识礼而高雅。读书是文化教育,识礼是素质教育,读书识礼,二者不可偏废。

四、朱柏庐

朱柏庐(1617-1688),名用纯,字致一。明末诸生。因慕“二十四孝”中魏时孝子王裒“闻雷泣墓”故事,自号柏庐。朱柏庐是朱氏资善堂的直系后裔,系由泰兴迁如皋再迁昆山的宝明公后裔。

他一生未做官,居乡侍奉母亲,设馆授徒。并潜心研究程朱理学,提倡知行并进。康熙时,开博学鸿儒科,他坚拒不赴。当时,人们将他与徐枋、杨无咎并称“吴中三高士”。死后,门人私谥孝定先生。著作有《愧讷集》、《大学、中庸讲义》等。

《治家格言》,世间亦称《朱子家训》,故往往与朱熹所著混淆。

《治家格言》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家训中对民间影响最大者,三百多年来历传不衰,无论是官宦士绅、书香世家还是贩夫走卒、普通百姓,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治家格言》全文500余字,篇幅虽短,却几乎涉及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各个方面,是将儒家思想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世俗化的典范之作,是教家范世的至理名言。《治家格言》把“立德”作为根本,把“育人”作为目标,主张做事先要做人;倡导公平厚道、俭朴清廉、诚实待



人；主张勤俭持家、敬老爱幼、宽容善良，力戒贪婪势利、浑浑噩噩、色欲浮华，反对奢靡铺张、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等。其最大特点在于，不引经、不据典，大多采用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用语，做到人人耳濡目染、家家脍炙人口。

《治家格言》之所以影响如此之大，固然因其内容中包含有丰富的人生哲理和珍贵的生活经验，但其独特的文体形式也应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治家格言》运用“四六体”写成，与明代的格言、警句体家训相比，这篇家训因为下述几个特色更加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首先是齐整押韵，便于记诵。这篇家训文字非常流畅，采用对仗句式，极为工整，不少句子还押韵合辙，读来琅琅上口，使人愿学愿记，也易于背诵。

其次是语言生动，通俗易懂。《治家格言》的语句大都言简意赅，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给人以深刻的启迪教育。

再次是正反对比，善恶并论。使人知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何者是倡导的，何者是力戒的。

在某种意义上，《治家格言》就是中国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具有中国传统社会特征的家庭“普世价值观”，总体秉持和传承了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优秀品质，至今闪耀着“真善美”的人性光芒，如今只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便有极强的现实感召力和生命力。当年毛泽东主席曾用《治家格言》开头的两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教育过干部，他说道：“中国有句古话：‘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就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而话语中还包含了“不扫一屋，何以扫天下？”的寓意。

第四节 延伸阅读

朱铭盘慎交友直斥袁氏

“择交友：人而无友，不可以成其德。友有损益，不可不慎其交，古人论之甚详。今人或以势利相结，或以酒食相好，协肩把臂，令色足恭。其始合也，若可通可无，讬妻子，其患难而不移易其心矣。一旦时异势殊，平生之好顿弃，视若途人，求之而不恤，招之而不来，何取于友哉。繇其不能择邪正、辨损益，合之以不义，结之以不信之所致耳。语云：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故知揀交者，立身之大要。凡我族人，尚其慎诸。”

这句话录自《资善堂朱氏族谱·朱氏家训十五条》，大意是人如果没有朋友，就不可能成为有道德的贤明之人。但是，朋友有“损友”和“益友”之分，交朋友时须谨慎从事，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古代的人讲述得很详细了。接着批评了当今那些交友“以势利相结”、“以酒食相好”，不能正确地选择好人与坏人、辨别“损友”和“益友”的族人。提出交友是处世、为人的要旨，凡我族人都要慎重其事。

八百多年来，朱氏族人一直严守家训，其后裔朱铭盘遵“慎交友”之家训，直斥袁世凯的故事就是朱氏族人严守家训的典范。

朱铭盘(1852-1893)，字俶儻，原字日新，号曼君。泰兴县城人。光绪八年举人。

朱铭盘幼年聪慧无比，好学不厌，博览群书，过目成诵。朋友交往对朱铭盘的一生非常重要，许多先贤的传统家训给了他深刻的影响。如：曾子说，和君子交游，如冬至后而白昼的天加长，而自己不觉；和小人交游，好象在薄冰上走路，每踏一步冰层便会下沉一点，哪会不掉到冰窟里



面呢？颜之推说，与“善人”在一起，就如同进入了充满芝兰香气的房间，时间长了，自己身上也满是芬芳，而与“恶人”在一起，则如同进入卖鲍鱼的商店，时间长了就会一身臭气。曾国藩认为，“人的一生成败与交朋友的贤不肖关系极大，千万不能不慎重”。朱氏家族祖先朱熹交友要审辨对方的“志趣卑凡”，要交“益友”，不能交“损友”的教导更是被朱铭盘奉为圭臬。

朱铭盘年青时就有才名，他与南通张謇、通州范当世、如皋顾延卿、海门周彦升并称“江苏五才子”，并共事多年，这些人都是海内名士，聚集在一起，以文章义理相切磋，辨难纵横，意气激发。朱铭盘一生与幕府相始终，先后应聘于扬州两淮盐运使方浚颐、庆军统领提督吴长庆、江苏省学政黄体芳、旅顺提督张光前，这些人也都是晚清官场上的佼佼者。如在方浚颐处，方藏书甚多，且知识渊博，朱铭盘得以遍览群书，兼聆方浚颐指导，致使学识更趋渊博。方浚颐对朱铭盘也非常看重，并寄以厚望。又如庆军统领提督吴长庆，其虽为淮军的一般将领，但他看到当时的淮军士气不振，每况愈下，决非当年可比。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散资财招募他军”，并“广延四方人士”，因此，当时他的幕府中是人材济济，吴长庆特别器重朱铭盘和张謇。再如江苏省学政黄体芳，曾聘朱铭盘在江阴参加《江左校士录》定稿工作，在这期间，朱铭盘还作《南菁书院记》。南菁书院是黄体芳在左宗棠大力支持下，于光绪八年创办于江阴，为江苏的最高学府和教育中心，学生要经严格考试方能入学，应考的士子大都是江苏八府三州的生员，即使已取得举人身份的士子想进南菁书院学习深造，同样也得参加考试。朱铭盘以举人身份为南菁书院作记，足见朱铭盘在学政大人眼中的份量。良师益友的熏陶作用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朱铭盘一生的成就与这些人的赏识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朱铭盘一生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识人有先见之明，不交“损友”。《桂之华轩文集》中收录有其致袁世凯函手稿，在这份长达万言的信中，朱铭盘对其时尚未发迹的袁世凯的为人和日后作为作出了精确的判断。

光绪七年四月，吴长庆拜把子兄弟袁保庆的过继儿子、河南项城袁世凯因在原籍惹是生非，不齿于乡里，在家乡无法立足的情况下，乃以故人

之子的身份来黄县投靠吴长庆作食客。吴长庆感觉他学识浅肤,嘱咐张謇、朱铭盘对袁授以时文,袁世凯亦以师礼对待张、朱二人。

光绪八年,袁世凯会办营务处,后来,又巴结上了李鸿章,得势后的这个不第秀才认为自己一步一步的高升指日可待,于是面目大变,处处露才扬己,对张、朱等人,先恭后倨,渐露骄态,连称呼也逐日地在变动之中,最初是称“老师”,以后是“先生”,再后便是“某翁”、“某兄”,愈变愈奇。光绪十年,朱铭盘看透了袁世凯的本质与野心,写信给袁,“直斥其非”,与之绝交。

在信函中,朱铭盘指出袁世凯的种种张皇跋扈共十三项,一言以蔽之曰“不学无术”,斥责他仗势欺人,用权诈处事,“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怨涕”;揭露袁败坏“贩烟有诛、宿娼有禁”的军纪,斥责他不但容忍,而且还是带头参与者;斥责他越权违制,干涉朝鲜内务等等,并直言不讳地谴责其忘恩负义,勾结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行径:“李某方冒天下之大不韪……况北洋未必能吞噬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亦未必尽如司马(指袁世凯)之皈心委命于北洋。”并说“以司马往日之为人,疑其不应如此,以司马今日之行事,恐其不止如此。”此后,朱铭盘一生再也未与袁世凯有任何交往,显示了不畏强暴的铮铮铁骨。其实,朱铭盘小觑了袁世凯,此时袁自觉羽翼已丰,再也不把这些从前的老师放在眼中,哪怕从此绝交,他也是在所不惜的。等到因母丧回籍守制的李鸿章复归北洋大臣任上,袁世凯认准了这棵大树往上攀,由此开始,多年直接与李打交道,凭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领,居然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成为呵气成虹的人物,直至复辟失败,身败名裂。

后来,大家都很佩服朱铭盘的先见之明。安徽巡抚冯煦见朱铭盘致袁世凯函手稿后,大加赞赏,将该稿与三国时陈琳的《讨曹操檄》和苏轼的父亲苏询锋芒直指王安石的《辨奸论》相提并论,称“犹鼎足而三”。沈宝熙评曰:“睹是书,当无异读陈琳之檄矣,书辞咄咄逼人,诚为一时名笔可传也”。韩国钧也说:“东汉末年有一个叫宗世林的南阳人,他非常瞧不起曹操的为人,不愿和他交往。后来,曹操总揽了朝政大权,对他说‘现在我们可以交往了吧?’宗世林拒绝说:‘松柏之志犹存。’朱铭盘正是这样的

‘岁寒之松柏’啊！”韩国钧还欣然命笔，写五言诗一首，叹曰：“遗文今日读，天地自荒寒。”

（张定供稿）